

中國女作家小說選

上

中国女作家小说选（上）

尤 敏 屈毓秀 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384,000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15,500 册

书号：10100·524 定价：0.93元

责任编辑 陈乃祥

目 录

冰 心

超人.....	3
去国.....	9
附录：冰心谈她的文学生活	20

庐 隐

秦教授的失败.....	26
胜利以后.....	34
附录：钱杏邨：现代中国女作家——黄庐隐	45

冯沅君

旅行.....	50
隔绝之后.....	58
附录：鲁迅关于《卷施》的评论.....	63

凌叔华

绣枕.....	65
异国.....	69
附录：钱杏邨：关于凌叔华创作的考察	76

绿 漪

鸽儿的通信.....	79
------------	----

收获	96
附录：钱杏邨：现代中国女作家——苏绿漪	102

丁 玲

莎菲女士的日记	106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	142
附录：茅盾：女作家丁玲	152

冯 铿

乐园的幻灭	157
附录：丁景唐：冯铿烈士和她的作品	165

肖 红

王阿嫂的死	169
黄河	178
附录：肖军：关于肖红的《王阿嫂的死》	189

罗 淑

桔子	191
井工	200
附录：黎烈文：关于罗淑	215

陈学昭

新柜中缘	218
附录：陈学昭：写《新柜中缘》的经过	223

白 朗

生与死	225
-----------	-----

葛 琴

总退却	239
结亲	267
附录：鲁迅：《总退却》序	289

赵清阁

落叶	291
附录：赵清阁：《落叶》后记	299

草 明

爱情	302
姑娘的心事	321
附录：草明：一点回忆	328

韦君宜

女人	330
访旧	346
附录：韦君宜：关于《女人》	362



冰 心

冰心，原名谢婉莹，福建闽侯人，一九〇〇年生。她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位海军军官，她自幼生活在海边，读了不少文学作品。辛亥革命

后，冰心全家迁居北京，她进了贝满中学读书。五四运动爆发时，冰心正在燕京大学读书，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，开始给《晨报》副刊投稿。一九一九年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两个家庭》发表，从此冰心便开始了文学生涯。二十年代，冰心的创作力十分旺盛，她不仅写小说，也写散文和诗歌。这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超人》、《往事》，诗集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，散文《寄小读者》等。三十年代冰心的创作逐渐少了，抗战时期出过散文集《关于女人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冰心写了《归来之后》、《拾穗小札》、《小桔灯》等，还翻译了不少童话故事。

五四时期冰心是誉满全国的女作家，她那清丽飘逸的作品曾风靡一时。冰心的小说创作多数是问题小说，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，讴歌母爱，赞美大自然，探索着人生的真理。她的作品大都是描写家庭生活和自然风景，人物和情节都比较单纯，然而却有独特的艺术风格。首先是那浓厚的诗意。她爱写大海、繁星、春花、月夜……，在她笔下的大自然常带有一种庄严的美。她写人物不善于写人物的外部动作，而用抒情的笔调着重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这些使她的小说饱含着葱茏的诗意。其次，她的小说含有深刻的哲理，她喜欢借作品来探讨人生的意义，几乎每一篇都有新颖的思想，而不落窠臼。再就是冰心作品的语言很美，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。当时就有人赞美冰心高超的驾驭语

言的才能,说那象海边的白鸥一样自由、轻淡而悠远。这些形成了冰心作品艺术风格的特色,就是清丽的语言,含蓄的手法,温柔的情调,浓郁的诗意。

《超人》是冰心早期的代表作。它通过主人公何彬思想的转变,探索了人生的意义,并作出了回答。人生的意义是爱,世界是“互相牵连,不是互相遗弃的”,这是小说的主题,也是冰心早期“生之爱”人生观的具体体现。一九二一年《超人》发表以后,引起了强烈的反响,因为何彬这个人物形象有一定的典型意义,概括了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,他们对现实不满,感到“人生的苦闷”,只能在深沉的母爱中寻找精神危机的避风港。《去国》通过一个家庭中父子两代知识分子的遭遇,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,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腐朽,有积极的社会意义。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和《超人》有不同之处,不仅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腻感人,同时也注意了对人物外部动作的描写,人物形象给读者以立体感。

超人

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同一间食堂里吃饭，偶然出入遇见了，轻易也不招呼。邮差来的时候，许多青年欢喜跳跃着去接他们的信；何彬却永远得不着一封信，但也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发过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上局里办事，和同事们说几句公事上的话；以及房东程姥姥替他端饭的时候，也说几句照例的应酬话，此外就不开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，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，他都不爱；屋里连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没有，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。书架上却堆满了书，他从局里低头独步的回来，关上门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书桌旁边，随手拿起一本书来，无意识的看着。偶然觉得疲倦了，也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；或是拉开帘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会儿，便又闭上了。

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；她端进饭去，有时便站在一边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说话，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。她问上几十句，何彬偶然答应几句说：“世界是空虚的，人生是无意识的；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万物的聚合，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，上了台是父子女女，亲密的了不得，下了台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；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，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。与其互相牵连，不如互相遗弃；而且尼采说得好，爱和怜悯都是恶……”程姥姥听着虽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“要这样，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？死了，灭了，岂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饭？”他微笑道：

“这样，岂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云流水似的，随他去就完了。”程姥姥还要往下说话，看见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头只管吃饭，也便不敢言语。

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，这痛苦的声音，断断续续的，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。他虽然毫不动心，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从窗纱外泻将进来，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。——慈爱的母亲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……他的脑子累极了，极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，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，直到天明，才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听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。——眠食都失去了次序，眼圈儿也黑了，脸色也惨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镜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惊。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？程姥姥一面惊讶着，一面说：“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；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把腿摔坏了，自己买块膏药贴上了，还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这孩子真可怜，今年才十二岁呢，素日他勤勤恳恳极疼人的……”何彬只管自己穿衣戴帽，好象没有听见似的，自己走到门边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来，刚要出门，何彬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，递给程姥姥说：“给那禄儿罢，叫他请大夫治一治。”说完了，头也不回，径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，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啊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门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声音，渐渐的轻了，月儿也渐渐的缺了。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——慈爱的母亲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……他的脑子累极了，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，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。

过了几天，呻吟的声音住了，夜色依旧沉寂着，何彬依旧“至人无梦”的睡着。前几夜的思想，不过如同晓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峰尖上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

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他的门，要跟他道谢；他好象忘记了似的，冷冰冰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，又摇了摇头，仍去看他的书。禄儿仰着黑胖的脸，在门外张望着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

这一天晚饭的时候，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里去了，后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请她将房租饭钱，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觉得很失意，这样清净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连忙和他道喜，他略略的点一点头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书箱。

他觉得很疲倦，一会儿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，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。他不动，只静静的卧着，一会儿便也渺无声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帮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说有事的时候再烦她。程姥姥下楼之后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绳子忘了买了。慢慢的开了门，只见人影儿一闪，再看时，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。他踌躇着四周看了一看，一个仆人都没有。便唤道：“禄儿，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。”禄儿趑趄的走过来，欢天喜地的接了钱，如飞走下楼去。

不一会儿，禄儿跑的通红的脸，喘息着走上来，一只手拿着绳子，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微微的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。他递过了绳子，仰着头似乎要说话，那只手也渐渐的回过来。何彬却不理会，拿着绳子，自己便进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围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时候，他觉得热极了，便又起来，将窗户和门，都开了一缝，凉风来回的吹着。

“依旧热得很。脑筋似乎很杂乱，房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两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为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？——

慈爱的……不想了，烦闷的很！”

微微的风，吹扬着他额前的短发，吹干了他头上的汗珠，也渐渐的将他煽进梦里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几堆的黑影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。

慈爱的母亲，满天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。不想了，——烦闷……闷……

黑影漫上屋顶去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。

风大了，那壁厢放起光明。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，星光中间，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人，右手撩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额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随将过来；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看，静穆不动的看着，——目光里充满了爱。

神经一时都麻木了！起来罢，不能，这是摇篮里，呀！母亲，——慈爱的母亲。

母亲啊！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。

母亲呵！我们只是互相牵连，永远不互相遗弃。

渐渐的向后退了，目光仍旧充满了爱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——

“母亲呵，别走，别走！……”

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；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，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。

清香还在，白衣的人儿还在。微微的睁开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几堆黑影上，送过清香来。——刚动了一动，忽然觉得有一个小人儿，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，临到门口，还回过小脸儿来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禄儿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来，那边捆好了的书箱上面，放着一篮金黄

色的花儿，他穿着单衣走了过去，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，上面大字纵横，借着微光看时，上面是：

“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，桌上都没有摆着花儿。——这里有的是卖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见过没有？——这篮子里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，是我自己种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爱它。我想先生也必是爱它。我早就要送给先生了，但是总没有机会。昨天听说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赶紧送来。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个母亲，她因为爱我的缘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亲么？她也一定是爱先生的。这样，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。

禄儿叩上”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儿，回到床前，什么力都尽了，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。

清香还在，母亲走了！——窗内窗外，互相辉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泪光。

早晨程姥姥进来的时候，只见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儿戴得很低，背着脸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问他用不用点心，他摇了摇头。——车也来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，何彬泪痕满面，静默无声的谢了谢程姥姥，提着一篮的花儿，遂从此上车走了。

禄儿站在程姥姥的旁边，两个人的脸上，都堆着惊讶的颜色。看着车尘远了，程姥姥才回头对禄儿说：“你去把那间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锁上门罢，钥匙在门上呢。”

屋里空洞洞的，床上却放着一张纸写着：

“小朋友禄儿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谢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恶。你说

你要报答我，我还不知道我应当怎样的报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。头一件就是我的母亲，她的爱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荡漾起来。我这几十年来，错认了世界是空虚的，人生是无意识的，爱和怜悯都是恶德，我给你那医药费，里面不含着丝毫的爱和怜悯，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，拒绝我的母亲，拒绝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绝了爱和怜悯。上帝呵！这是什么念头呵！

我再深深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。小朋友呵！不错的，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牵连，不是互相遗弃的。

你送给我那一篮花之先，我的母亲已经先来了。她带了你的爱来感动我。我必不忘记你的花和你的爱！也请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你的爱，是借着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母亲带了来的！

我是冒罪丛过的，我是空无所有的，更没有东西配送给你。——然而这时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泪光，半弦的月光，灿烂的星光。宇宙间只有他们是纯洁无疵的。我要用一缕柔丝，将泪珠儿穿起，系在弦月的两端，摘下满天的星儿来，盛在弦月的圆凹里，不也是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么？他的香气，就是悔罪的人呼吁的言词，请你收了罢。只有这一篮花配送给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没有别的话说了，我只感谢你，小朋友，再见！再见！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，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啊！

何彬草

我写了这一大篇，你未必都认得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为你懂的，比我多得多了！又及”

“他送给我的那一篮花儿呢？”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儿，呆呆的望着天上。

一九二一年

去 国

英士独自一人凭在船头栏杆上，正在神思飞越的时候。一轮明月，照着太平洋浩浩无边的水。一片晶莹浪澈，船不住的往前走着，船头的浪花，溅卷如雪。舱面上还有许多的旅客，三三两两的坐立谈话，或是唱歌。

他心中都被快乐和希望充满了，回想八年以前，十七岁的时候。父亲朱衡从美国来了一封信，叫他跟着自己的一位朋友，来美国预备学习土木工程，他喜欢得什么似的。他年纪虽小，志气极大，当下也没有一点的犹豫留恋，便辞别了母亲和八岁的小妹妹，乘风破浪的去到新大陆。

那时还是宣统三年九月，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，便听得国内已经起了革命。朱衡本是革命党中的重要分子，得了党中央的命令，便立刻回到中国。英士绕了半个地球，也没有拜见他的父亲，只有他父亲的朋友，替他安顿清楚，他便独自在美国留学七年。

年限满了，课程也完毕了，他的才干和思想，本来是很超绝的，他自己又肯用功，因此毕业的成绩，是全班的第一，师友们都是十分夸羨，他自己也喜欢的了不得。毕业后不及两个礼拜，便赶紧收拾了，回到祖国。

这时他在船上回头看了一眼，便坐下，背靠在栏杆上，口里微微的唱着国歌。心想：“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，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，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，失败了一次，宣统复辟，又失败了一次，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。以我这样的少

年，回到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，正合了‘英雄造时势，时势造英雄’那两句话。我何幸是一个中国少年，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，亲爱的父母姊妹！亲爱的祖国！我英士离着你们一天一天的近了！”

想到这里，不禁微笑着站了起来，在舱面上走来走去，脑中生了无数的幻想，头一件事就想到慈爱的父母。虽然那温煦的慈颜，时时涌现目前，但是现在也许增了老态。他们看见了八年远游的爱子，不知要怎样的得意喜欢！娇小的妹妹，当我离家的时候，她送我上船，含泪拉着我的手说了“再见”，就伏在母亲怀里哭了，我本来是一点没有留恋的，那时也不禁落了几点的热泪。船开了以后，还看见她和母亲，站在码头上，扬着手巾，过了几分钟，她的影儿，才模模糊糊的看不见了。这件事是我常常想起的，今年她已经——十五——十六了，想是已经长成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女郎，我现在回去了，不知道还认得我不呢？——还有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小友，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都建树了什么事业？

他脑中的幻想，顷刻万变，直到明月走到天中，舱面上玩月的旅客，都散尽了。他也觉得海风锐厉，不可少留，才慢慢的下来，回到自己房里，去做那“祖国庄严”的梦。

两个礼拜以后，英士提着两个皮包，一步一步的向着家门走着，淡烟暮霭里，看见他家墙内几株柳树后的白石楼屋，从绿色的窗帘里，隐隐的透出灯光，好象有人影在窗前摇漾。他不禁乐极，又有一点心怯！走进门口，按一按门铃，有一个不相识的仆人，走出来开了门，上下打量了英士一番，要问又不敢问。英士不禁失笑，这时有一个老妈子从里面走了出来，看见英士，便走进前来，喜得眉开眼笑道：“这不是大少爷么？”英士认出她是妹妹芳士的奶娘，也喜欢的了不得；便道：“原来是吴妈，老爷太太都在家么？”一面便将皮包递与仆人，一同走了进去，吴妈道：“老爷太太都在楼上呢，盼得眼都花了。”英士笑了一笑，便问道：“芳姑娘呢？”吴妈道：“芳姑娘还在学堂里，听说她们今天赛网球，所以

回来得晚些。”一面说着便上了楼，朱衡和他的夫人，都站在楼梯口，英士上前鞠了躬，彼此都喜欢得不知说什么好。进到屋里，一同坐下，吴妈打上洗脸水，便在一旁看着，夫人道：“英士！你是几时动身的，怎么也不告诉一声儿，芳士还想写信去问。”英士一面洗脸，一面笑道：“我完了事，立刻就回来，用不着写信。就是写信，我也是和信同时到的。”朱衡问道：“我那几位朋友都好么？”英士说：“都好，吴先生和李先生还送我上了船，他叫我替他们问你二位老人家好。他们还说请父亲过年到美国去游历，他们都很想望父亲的风采。”朱衡笑了一笑。

这时吴妈笑着对夫人说：“太太！看英哥去了这几年，比老爷还高了，真是长的快。”夫人也笑着望着英士。英士笑道：“我和美国的同学比起来，还不算是很高的！”

仆人上来问道：“晚饭的时候到了，等不等芳姑？”吴妈说：“不必等了，少爷还没有吃饭呢。”说着他们便一齐下楼去，吃过了饭，就在对面客室里，谈些别后数年来的事情。

英士便问父亲道：“现在国内的事情怎么样呢？”朱衡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你看报纸就知道了。”英士又道：“关于铁路的事业，是不是积极进行呢？”朱衡说：“没有款项，拿什么去进行！现在国库空虚如洗，动不动就是借款。南北两方，言战的时候，金钱都用在硝烟弹雨里，言和的时候，又全用在应酬疏通里，花钱如同流水一般，那里还有工夫去论路政？”英士呆了一呆，说：“别的事业呢？”朱衡道：“自然也都如此了！”夫人笑对英士说：“你何必如此着急？有了才学，不怕无事可做，政府里虽然现在是穷得很，总不至于长久如此的，况且现在工商界上，也有许多可做的事业，不是一定只看着政府……”英士口里答应着，心中却有一点失望，便又谈到别的事情上去。

这时听得外面院子里，有说笑的声音。夫人望了一望窗外，便道：“芳士回来了！”英士便站起来，要走出去，芳士已经到了客室

的门口，刚掀开帘子，猛然看见英士，觉得眼生，又要缩回去，夫人笑着唤道：“芳士！你哥哥回来了。”芳士才笑着进来，和英士点点头，似乎有一点不好意思，便走到母亲身旁。英士看见他妹妹手里拿着一个球拍，脚下穿着白帆布的橡皮底球鞋，身上是白衣青裙，打扮的非常素淡，精神却非常活泼，并且儿时的面庞，还可以依稀认出。便笑着问道：“妹妹！你们今天赛球么？”芳士道：“是的。”回头又对夫人说：“妈妈！今天还是我们这边胜了，他们说明天还要决最后的胜负呢！”朱衡笑道，“是了！成天里只玩球。你哥哥回来，你又有了球伴了。”芳士说：“哥哥也会打球么？”英士说：“我打的不好。”芳士道：“不要紧的，天还没有大黑，我们等一会儿再打球去。”说着他兄妹两人，果然同向球场去了。屋里只剩了朱衡和夫人。

夫人笑道：“英士刚从外国回来，兴兴头头的，你何必尽说那些败兴的话，我看他似乎有一点失望。”朱衡道：“这些都是实话，他以后都要知道的，何必瞒他呢？”夫人道：“我看你近来的言论和思想，都非常的悲观，和从前大不相同，这是什么原故呢？”

这时朱衡忽然站起来，在屋里走了几转，叹了一口气，对夫人说：“自从我十八岁父亲死了以后，我便入了当时所叫做‘同盟会’的。成天里废寝忘食，奔走国事，我父亲遗下的数十万家财，被我花去大半。乡里戚党，都把我看作败子狂徒，又加以我也在通缉之列，都不敢理我了，其实我也更不理他们。二十年之中，足迹遍天涯，也结识了不少的人，无论是中外的革命志士，我们都是一见如故，‘剑外惟余肝胆在，镜中应诧头颅好，’便是我当日的写照了。……”

夫人忽然笑道：“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我父亲的朋友，对我父亲说，‘朱衡这个孩子，闹的太不象样了，现在到处都挂着他的像片，缉捕得很紧，拿着了就地正法，你的千金终究是要吃苦的。’便劝我父亲解除了这婚约，以后也不知为何便没有实现。”